

边陲军旅丛书

梅新生等 著

会晤，在三角湾困境



边陲军旅丛书

会晤在三角湾国境

梅新生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会晤在三角湾国境

梅新生等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16.125印张 插页2 348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110册

ISBN 7—219—00762—0 /I·213

定价：3.90元

目 录

远方的夜	宋学武(1)
警戒阵地请求放弃	张廷竹(14)
苍鹰	雷 铎(30)
最后的塹壕	王中才(49)
他在拂晓前死去	张廷竹(68)
遥远的黎明	何继青(90)
硝烟中的祝愿	周大新(103)
衣里水葵的阿哥哟	陈道阔(125)
红土地, 黄土地	张 为(176)
生灵	徐 军(194)
设有靶标的小岛	黄传会(233)
那最远的星星	陈世旭(244)
流向邻国的河	徐 军(261)
一江黑水向东流	刘兆林(282)
会晤, 在三角湾国境	梅新生(299)
秋天, 贝瓦的秋天	梅新生(314)
边地精灵	唐 栋(344)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361)
唐古拉雪山之魂	韩静霆(387)

兵车行·····	唐 栋(404)·
奔驰的美神·····	张承志(429)
北线·····	张卫明(456)

远方的夜

宋学武

他醒了。

他好象从遥远的梦境里跋涉出来，走得很累，很疲乏，又好象从另一个世界上回来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那干裂的嘴唇轻轻抽搐了一下，跟着，眼帘也微微动了动，眼睛眯缝着，透进一丝光亮，然后渐渐扩大，终于完全睁开了。于是，他看见了蓝的天、灰的云，灰云在蓝天下浮动；一只鹰，也许是一只鸟，在灰蒙蒙的云中盘旋。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他试图爬起来，可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两臂、左腿，似乎都麻木了，根本不听从自己意志的支配。右腿开始剧烈地疼痛。但他并不觉得难以忍受，反倒觉得这很好，因为这愈发证明自己还活着，而且是实实在在地活着的。他挣扎了两次，都失败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躺倒了。

但是，他并不甘心。他用力勉强撑起沉重的头，很不灵活地环顾四周，企图辨别一下方向，唤回自己的记忆，可是山坡上以及整个山谷里没有一个人，确切地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那只鹰或者鸟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留下死一般的沉寂；身边有很多尸体，有越南士兵的，也有自己人

的，横躺竖卧地保持着各种姿势；有几株被炮弹炸毁了的树木，只剩下半截树桩，枝桠劈裂下来，正懒懒地冒着黑烟，仿佛还有那么一点活气；一条灰白色的公路，静静地挂在山腰上，向北一直延伸到灰沉沉的雾中。他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躺了多久。他只记得敌人最后一次冲锋，他是拖着被炸伤了的残腿跌出掩体的。可是当他把刺刀插进敌人的胸膛，便再也没有力气拔出来，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同志们是不是都牺牲了？敌人是不是冲破了他们的阻击线去追击自己的队伍了呢？

渐渐地，他完全清楚了。这场有限的战争无疑是以我们国家的胜利而告终了，大部队已经班师回营，凯旋而归。他们连是奉命最后离开战场的。而他们班又在全连的最后。然而敌人似乎并没有被教训老实，相反，他们纠集了几百人，尾随、纠缠、追击甚至反扑。为了掩护全连乃至整个部队顺利撤离，他们班担任了后卫阻击任务。他们且战且退，准备和大部队到指定地点汇合，可是敌人太多了，直到打也打不完、走也走不脱的情况下，才决定拼死一战……。

他收回目光，努力在互相叠压在一起的尸体中辨认着、寻找着、数着自己人。他不知道数了多少遍，可是老也数不准：一会儿是八人，一会儿是九个，不是把敌人当成自己人，就是错把自己人当成敌人。他很恼火，于是强迫自己慢一些，冷静一些，又认真数了一遍，结果的确是八个。他的心一阵惊喜和狂跳，因为这说明还有一个活着的。可是活着的是谁呢？是不是已经安全离开了呢？他一面暗暗为这个幸存者庆幸，一面从头至尾地默诵着牺牲者的名字：班长、小胡、大个子、小不点儿……，都对上号了。那么，究竟缺少的是谁呢？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恍然大悟，竟把自己给忘了。

他扫兴地摇摇头。

灰白色的太阳已经西沉，懒洋洋的，好象不十分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但阴影却悄悄地爬进了山谷。残阳照在山坡上沉静的树林，给树林染上奇异的颜色。他想，既然一息尚存，就争取活着回去。于是他咬着牙，拼命挣扎着。他先爬到每个死去的战友身边，掰开他们掐在敌人喉咙上或者和敌人扭结在一起的手，帮助他们修正好各自的身子，从他们衣袋里翻找着可以给亲人留作纪念的遗物。然后又象征性地抓起黄土，分别撒在他们身上。他十分镇静、缓慢而又从容地做着这些，仿佛在履行一种义务——一个幸存者的义务。末了，他从战友的身上搜出仅有的几发子弹，把自己已经空了的弹夹武装起来，又把他们的遗物仔细收藏好。这些遗物，有的是一张照片，有的是半截铅笔，有的仅仅是写着几个字的纸条。可是它们在远离祖国的战士们眼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几次轻装都舍不得丢掉，这都是带着祖国气息的东西啊。回去，一定要回去，哪怕只是为了把战友们这小小的思念带给他们的亲人，也一定要活着回去。他从敌人一具尸体上撕下一片衣襟，简单地包扎一下自己的伤口。最后，他停在那儿又看了看自己的战友，想了想，觉得应该做的而且能够做的都做完了，这才摸摸索索地向公路爬去。

他一刻也没停，很快来到公路上。他知道，沿着这条路向北走，绕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可以一直爬到自己的国土上。到了祖国，就可以和家人团聚，可以看到白发年迈的母亲。或许母亲已经知道他参战了吧。战斗打响前，他曾经给母亲写过信，说部队将要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但是，那善良的老母亲，怎么会猜出这任务“特殊”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总该知道了吧。这么大个事，全国人民都在关切着这场战

争，她能不知道？何况，她的儿子就在部队上。他想象着，母亲一旦知道她的儿子上了战场，少不了要为儿子祈祷，求菩萨保佑。他当然不信甚至反对过母亲这迷信做法，但他也从中理解了一颗做母亲的心。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二凤。他和二凤已经相处两年了，上次探亲，母亲催着他们结婚，他说不忙，二凤也不同意。现在他想，幸亏拖延了婚期，否则这条残腿，岂不要连累二凤一辈子？但是他又想，也许二凤不会嫌弃他、离开他。他甚至想象着，等养好了伤，在二凤的扶持下，到小学校给孩子们讲述他亲身经历过的战斗情景；他在小学时就听别人讲过。他记得那是从珍宝岛下来的战斗英雄，那时他还小，是十二岁还是十四岁他记不清了，那些故事也早已忘却了，但英雄倍受欢迎、倍受爱戴的感人场面至今还深深印在脑子里。

于是他尽量回忆着这些天来所参加的战斗的某些细节。他总共参加了三次战斗，算不算英雄，他不知道。但是大个子、班长、小不点儿、小胡无论如何是算得上英雄的。他要把他们的牺牲经过讲给祖国、讲给他们的亲人、讲给孩子们听，他觉得这是一个幸存者唯一能得到的安慰。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战友。但是，他爬得很慢。照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爬过那个山梁呢？其实，那山梁并不很远，也不很高，若是有一双好腿，也许只有一天的路程。他后悔为什么没伤着胳膊而偏偏伤着了大腿。虽然，他也知道，这并不决定于他，不是他后悔不后悔的事。

大约爬过了二、三里路的光景，他又觉得有些不妥。因为公路上最容易和敌人遭遇了。无论是追击的还是溃退的，只要碰上，其后果都将不堪设想，可是离开公路，左边是陡峭的高山，右边是深的峡谷，他将怎么办呢？再说，或许后

边还有兄弟部队撤下来，虽然这希望微乎其微，他知道，他们连已经是最后的最后了，但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个幻想，就象不愿意放弃任何可能遇到的机会一样。

就这样，他一路爬，一路回忆着、幻想着、希望着、计算着。不仅苦苦地拼着自己的体力，同时也苦苦绞着自己的脑汁。然而，他每每爬不到三十米，又不得不停下来喘息一阵。他感到自己太虚弱了，有些力不能支。或许是饿了吧，他已经两天没正经吃东西了，可是吃什么呢？身边什么也没有。水壶是空的。路边贴着地皮长着一些野草，他就势捋了一把，胡乱地塞到嘴里嚼着，又苦又涩，肯定不会有什么营养。公路下边的山坡上倒是有一块菠萝田，已经被炮火炸得一塌糊涂。即使这样，对他来说也实在是个不小的诱惑。他记得小的时候就经不住这种诱惑而偷过人家的甜瓜。那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他一直没忘记，以至于每当想起来就觉得好玩好笑。夏天，他从学校里——当时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已经记不清了——奔出来，背后拖着书包，直奔高粱地旁的那块瓜田。但他不是马上动手，而是等着别的同学动手后惊动了看瓜的老头，趁老头追赶偷瓜的孩子时，他就趁机摘几个，装在书包里，然后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从老头面前走过。他经常为自己小小的计谋得来的小小的成功而喜悦。当然，那时未必是因为饿了或者渴了才干这种事。对于孩子们来说，规规矩矩地从瓜田边上走过去才是不可思议的、极其乏味的。现在，他停在公路上，贪婪地盯着那些支离破碎的菠萝果子出神，希望能发现几个残存的菠萝。哪怕是一个也行。一旦发现，他将奋不顾身地滚下去。可是眼睛盯得酸疼，终于一个也没发现。这使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因他知道，下去容易上来难，倘若真的一无所获，岂不是自找麻烦，

041163

现在他已经经不起这失望的打击和不必要的消耗了，于是，他只好犹豫地、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夜色象阴云一样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色同时从四面八方上升，然后又从高处向他裹压下来，一种孤独、沉闷、恐惧的感觉充满了他的胸间。一只小小的夜鸟，悄然无声地从他身边掠过，几乎碰着他，连忙惊慌地潜向一边去了。阴沉、冷漠的异国大地，使他更怀念着家乡。爬，一定要爬回去，即使死，也要死在那块散发着温馨甜润气息的土地上。他艰难地爬着，那沉重的躯体在碎石路上拖拽的声音在凝滞的雾气中发出滞重的回音。

他实在爬不动了，就索性依在路边的一个小土坎上，疲倦地闭上眼睛。朦朦胧胧地，好象已经回到了连队，班长、小胡、大个子、小不点儿都在他的周围，但他并不觉得十分兴奋，因为他觉得自己好象从来不曾离开过连队，而是同平时一样同大伙一块儿去拉练。他搞不清是战前的训练还是在部队时的训练，总之沿着一条路、一条漫长的路走呀、走呀，他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更不知道何时才是尽头。两条腿已经疲惫不堪，酸疼极了，大个子夺走了他的背包，也没感觉轻松多少。后来，炊事班小胖儿班长发给每人四两大米，说是不仅要学会打，学会走，学会睡，而且还要学会吃。他觉得很开心、很可笑。难道这吃这睡还要学还要练吗？人生下来就会吃就会睡的，这是本能。但是他们捧着白花花的大米还真有点犯愁了，因为他们除了自身的装备，别的什么都没有，总不能吞生米吧！于是班长和大个子支起了钢盔，小胡和小不点儿拿出了牙缸，他呢，别出心裁，把米倒进水壶，取下壶带，吊在树上烧起来。他原以为煮点稀饭，既解饿、又解渴，可是米放得太多，或者水放得太少，

稀饭煮干了，怎么也倒不出来。而偏偏这时，又响起了集合号，他只好边走边用树枝抠着吃。他想，这水壶若是软的，象挤牙膏似的多好啊。他心里一急，醒了，原来做了一个梦。

这梦，引动了他的已经沉睡的肠胃，也启发了他的朦胧的意识。他赶紧晃晃水壶，水壶仍然是空的，并没有出现梦中的奇迹。他又摸摸自身的口袋，果然发现半管牙膏。那是他轻装时无意拉下的。他饥不可耐地将半管牙膏挤出来，吞下去，甜丝丝的。跟着他又想，这半管牙膏若变成一壶米饭就好了。这种梦境和现实的颠倒，多半都是饥渴造成的。

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再去翻动所有的衣袋，希望从中还能发现点别的什么，比如压缩饼干之类，以前他曾经用裤兜装过那些东西，可是他什么也没发现，但这种幻觉老是他的麻烦。以至于每向前爬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翻检一次，而每翻检一次，也就失望一次，无数次地翻检和失望，又给他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有一次，一阵小憩之后，他借着微弱的星光发现一只鸟——或许是斑鸠，或许是别的什么，他看不清——就落在五米以外的路边上。这意外的发现使他很激动，也很惊慌，他几乎不加思索地顺手抓起一块石头，可那石头凉凉的，软软的，原来是一条盘蜷着的蛇。他惊叫一声，把蛇抛得老远。这声音在空寂的山谷中是那样凄惨、可怕。斑鸠惊恐地飞逃了，蛇也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出了一身冷汗。

这使他轻松了许多，又重新振奋起来。他想，只有往回爬，才有可能彻底摆脱饥渴的威胁。但是，他也没放弃任何充饥的可能，一边爬，一边在路边寻觅可食的东西。他也只能在路边寻找。可是，路边除了矮矮的青草、低低的树丛、稀稀拉拉的几棵竹子，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他只好再捋几

把青草嚼着，吸吮着苦涩的汁液。

有那么一刹那，他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灵感：他记得竹子根部的几节竹节里有水，这是常识。然而对他不啻是一个重大发现。怎么刚才就没想到呢？于是他选择一棵碗口粗的竹子，用尽全力去折，但怎么也折不断。无奈，他只好忍痛割爱，放弃它，再去对付那棵比较细的。可是折腾了半天，仍然没有力气折断它。他太虚弱了。他坐在那，一边喘息，一边观察着、研究着，终于想出个办法。他顺着竹竿向上攀缘，然后猛地将身体向一边堕去，失败了，摔倒了，就索性躺在那儿，养精蓄锐，然后再去攀缘、下堕……仿佛他故意和竹子过意不去，又好象故意和自己赌气，最后把竹子压成弓形，再向根部一点一点移动，“喀嚓”一声，谢天谢地，总算折断一棵，他自己也重重地跌了一跤，竹节里那可怜的一点水几乎进出了一半，余下的他吸进喉咙，咽进肚里，凉丝丝的，舒服极了。至于这点水能否补偿上他所消耗的能量和代价，他就没有工夫计较了。

那点水，象注入一支吗啡，他觉得精神了许多，轻松了许多。饥渴的感觉减轻了，那条受伤的腿好象也失去了知觉。但终因消耗过大，每爬一步，他都越发感到艰难。有时，他真想停下来，永远停下来，可是这个念头一产生，眼前就浮现母亲那慈祥的目光，耳边就响起二凤那咯咯的笑语。还有连里同志们一定在等着他，牺牲了的战友的亲人一定想知道他们的儿子牺牲的经过。不过，这时他不再想去小学校做报告的事了。他知道，那是不着边际的空想。

他终于没有停下来。他拖着那条麻木的、毫无知觉的残腿，简直就象拖一根又笨又重的木头，非但帮不上他一点忙，反倒成了沉重的负担和累赘。那条好腿，由于长时间在

碎石路上磨擦、拖拽，裤子全部磨破了，整个挨地的那一面已经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了。细碎的石子揉进皮肉里，针刺一样的难受。后来，他只能凭借着两臂的作用，牵引着沉重的躯体，一点一点向前挪动。

天色微明，空气弥漫着破晓时的寒气。身上湿漉漉的，不晓得是汗水浸的还是雾气打的。他回头看看一夜的行程，不免有些伤心，因为他还没爬完全程的一半。在遥远的天际，有一颗星星凝视着他，仿佛嘲笑他的无能。他赌气似地加快了一些速度。

到了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把铺满碎石的路面烤得发烫。群山似乎也疲乏了，懒洋洋的，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一群苍蝇跟着他，老是在他的周围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他的身上，一会落在他留在石头上的血污上。大概苍蝇们早就看上了他的那条几乎坏死发臭了的残腿。起初，他还能挥赶它们，可是这些讨厌的东西好象特别有耐性，好象它们知道那条腿迟早要归它们所有。有几只则干脆飞到前面去等着他。“这个鬼地方，连苍蝇都比别的地方讨厌！”他心里骂着。不过这时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不再想二凤在等他，不再想母亲在盼他。如果说，他的思想还没有静止，意识还没有中断，灵魂还没有离开躯体，那么他唯一的想法就是两个字——祖国——回到自己的国土上，躺到祖国的怀抱里。

就这样，他不断和饥渴拼搏着，和伤痛拼搏着，和死亡拼搏着。曾经有好几次，他都昏过去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又都活过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生命力是那样出人意外地顽强；也许是母亲在遥远的地方正虔诚的为儿子祈祷；也许是死神在捉弄他，象猫玩老鼠一样，把他折磨够了，再一口把他吞掉。然而，也许什么都不是，只是因为“祖国”

这个神圣而强有力的字眼，才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才支持着他一次又一次地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总之，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又是一个朦胧的夜晚。他已经爬到一个“之”字形的弯路处。他知道，拐过那个“之”字弯，就到了他盼望已久并苦苦为之奋斗的山梁。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并且加快了前进的速度。可是，就在这时，对面拐角的山崖后边突然闪出一个人影。借着朦胧的夜色，他马上认出那个蠕动的黑影是个越南士兵，好象也负了重伤，正艰难地往回爬。那个越南士兵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呢，也挡住了那个家伙的归路。他们互相挡住了对方。

这情况来得太意外、太突然了。以致于双方都来不及躲闪，来不及隐蔽。他机敏地赶紧出枪、瞄准，把枪口对着那个越南人。

几乎是在同时，那个家伙也发现了他，惊慌失措地出枪、瞄准，把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他。

现在，他们不仅互相挡住了对方的归路，而且准星对着准星，枪口对着枪口，目光对着目光。他悄悄地打开扳机，尽量不使对方听到声响。在这种狭路相逢的情况下，只要有一方轻轻扣动扳机，那么对方即使中弹了，也不易立即丧失还击的能力，至少，在几秒钟之内，扣动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同归于尽？不，他还不死。

夜，静极了。天上的星星似乎停止了闪动，静静地注视着他们；路边的树木似乎也停止了摇摆，默默地等待着他们。整个大自然仿佛都屏住呼吸，就等待那一声枪响。

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开枪。

他们谁也不敢贸然开第一枪。

他透过准星、缺口，看见那个家伙面色灰白，一脸病态，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但目光却又那么凶狠，那么锐利，那么咄咄逼人。他呢，目光一定更是怕人，仿佛一道光，一星火，一束电，也咄咄地逼视过去。

——他们就是这样对峙着。

夜色越发显得昏沉、黑暗，整个宇宙都仿佛凝结了、静止了，静得他可以听到对方的心跳，甚至感受到对方的心脏震动大地所发出的微波，但是，他知道，对方还没放下武器，任何杂念和幻想都可能导致自己的灭亡。因此，他的手指一刻也没离开扳机，始终让那家伙处在自己的威慑之下。

——他们就是这样等待着。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觉得自己的手开始颤抖，跟着全身也开始抖动。圆瞪的眼睛有些昏花、酸痛，可是他不敢眨动一下，那家伙在缺口上变成了模模糊糊的一片。于是他绷紧了所有的神经，维持着最佳竞技状态，尽量不使自己垮下来。“那个家伙也一定坚持不住了，不然他怎么也抖抖瑟瑟的呢？”他想。

——他们就是这样忍耐着。

有时，他真想将手指轻轻一动，与敌人同归于尽算了。他又摸摸保险机，保险机是打开的，处于良好的击发状态；他又瞄瞄那个越南人，那家伙仍在自己的射击线上。他甚至想，最好击中对方的手或者眼睛，使对方失去还击的能力。当他果真下定决心，却又犹豫了。他怀疑自己的子弹是否已经上膛，他隐隐约约记得离开战场时，搜下了几发子弹，而且将其中一联压进弹仓，但他是不是拉了一下枪机，是不是将其中一发推进枪膛，他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于是，他努力搜索自己的记忆，努力回忆自己搜子弹、压子弹时的情景。

最后他终于想起来，压完子弹没有拉动一下枪机，这是一个小小的，然而又是一个致命的疏漏！他的心又是一阵慌乱，不得不把紧扣扳机的手轻轻松开。他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重新镇静下来，和敌人继续相持下去。……

现在，他和那个越南人完全是意志的搏斗，耐力的竞争，精神的较量！饥饿、伤痛，此刻全都没有知觉，亲人、朋友，此刻全都忘却干净。就是这样，不知他们相对峙了多久，等待了多少，忍耐了多久，天上的星星似乎看得没意思了，大部分悄悄隐去，路边的树木仿佛也等得不耐烦了，在微风中开始瑟瑟骚动。接近山顶的天空已经微微发白，蜿蜒起伏的山峰出现了清晰的轮廓，天快亮了。

终于，他发现那家伙的目光渐渐暗淡下来，逼人的锋芒也渐渐萎缩回去，然后，很吃力地把枪收回胯下，闪闪缩缩地向路边爬去。

他仍没放松警惕，越南士兵是心虚、胆怯，放弃了对抗呢？还是在耍什么花招，另有什么企图？他的枪口也跟着那家伙向路边方向移动。

那家伙可怜巴巴地看他，好象在乞求他的饶恕。

但是，他一刻也没放松监视，一直用枪口逼着那个越南人。

也许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也许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那个越南人“啞当”一声，把枪摔得老远。

随着这“啞当”的一声，一阵狂喜象电流一样震颤着，通过他的全身。啊！这家伙受不了了，认输了！他颤抖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胜利了。可是他实在没有办法俘虏那个越南人，只好让那家伙从他身边爬过去。